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回 試道心特設迎龍關 解凡體投入孝女懷

卻說火龍真人帶了那條篾纜修成的神龍，著他遵照前諭，需要把法身變化得極細極微，鑽過那預先設就的關口。鑽得過，方算修道成功，鑽不過時，不但全功盡棄，還把一條性命冤送尖鋒之下。這是一樁最最危險的事情。有人說，這都不過是火龍真人藉以試修道生物的膽量，總是勉勵他們勤奮用功的意思。其實此關對於真誠修道的生物，卻從來沒有害過他的生命，倒是那批水底妖魔，煉成邪術，要想上岸害人，必須經過此關。關鋒一合，性命不保。自有此關以來，傳聞也除去許多惡魔。後來那些妖物知道關鋒厲害，而不經此關不得出水，也便息了邪念，潛修正果。這都是火龍真人設關之功。

卻說那篾纜成龍，道行皆滿，當時一鑽而過，並無毫髮之傷。果然他神通廣大，膽壯心堅。就使本領未成，真人又安能忍心將他置於死地呢！這雖是理想之談，卻也似乎有理。因此又有一種傳說道：此關非但不是屠龍之器，簡直還是迎龍上天的階梯。所以大家稱此關為迎龍關。迎龍關的口子，就簡稱為關口。這關口和迎龍關本來都在七里瀧中，後人以訛傳訛，說在錢塘江口。究竟因何傳誤，這卻無從稽考了。如今卻講火龍真人立在雲端，見篾龍過關，心中大悅，忙伸手一招，龍便一躍而上。真人吩咐道：「難為你苦修數百年，功行做到八九成光景，如今該去轉一轉人身，方可昇天騰蛟，位列仙班。」那龍不住價叩頭。真人雙手縮住龍頭，向他額下一按，探著龍珠在手，又把袍袖一展，將他這笨質之軀，直推入他的老巢伏龍潭去。口念移山之咒，運來一座大山，將龍身壓成泥粉。從此以後，這深及萬丈的伏龍潭，便化成一座高山。年深月久，山勢傾斜，迤入江面。山中砂石飛入江中，近山一帶便成淺灘。

這便是如今所稱的七里瀧。現時近處土人，還能說得出這陵谷滄桑的掌故。不過時代太久，傳說不同，說來亦人人各異罷了。

再說龍軀被壓，龍的神魂，兀自張開大口，向著真人手托的龍珠，盤繞真人身上。真人手托龍珠，身繫大龍，宛然就是那龍的引魂之幡。眼見龍軀已壓山下，不期撫掌而笑，猛一低頭，見那龍魂兀自不住的回首深潭。真人立即伸手，在他泥丸中一拍，厲聲道：「你還捨不得你那醜陋霉腐的篾纜麼？」那龍魂聽了，慌忙隨定真人，以口向真人掌上嚙住寶珠，蜿蜿蜒蜒，隱隱約約地遊行了三百多里，卻才天色發光。鄉下人家起身得早。真人降住雲頭，指那河畔洗衣女子說道：「孽畜，不見那河邊姑娘麼，此女年已及笄，是這裡一個孝女，我今將你送在他的腹中，使他感而成孕，和祖師投胎玉女一般。一則不污你的法身；二則顯得汝的出身比眾不同，也算你苦修一番，機緣到來，我自再從度你。好生去吧！」說罷，舉起龍珠，向那女子擲去。驀地半空中起個霹靂，一陣金光，直奔入女子口中。那女子大驚大駭，不覺啊呀一聲，暈於河邊。真人走近身邊，附耳叫道：「胡秀春聽著，念你純孝，送此神龍為爾女子，好生養育，將來自有好處。」那秀春昏迷中聽得吩咐，點頭而醒。醒時，一片紅日正照面前，眼前許多村人聚集河邊，紛紛議論那平空鳴雷之事。見秀姑手持衣物，呆呆坐著，忙都趕來問他：「可曾聽見雷聲？」秀春滿心惶惑，聽了這等說話，一時回答不出。眾人見他神色有異，都道：「了不得。一定給大雷驚迷了！快快送他回去吧！」於是上來幾個婦女，將秀春攙的攙，扶的扶，拉拉扯扯，送他回的家中。他爹胡老兒，娘胡沈氏，正因秀春浣衣未回，兼之聽得雷聲陡起，怕他受驚，正商量著要去河邊找他。今見眾人送他回來，不覺又驚又惑。秀春到了家門，神智也就恢復了。因恐爹媽驚心，倒也裝做沒事人兒一般，反向眾人道謝。又對爹媽說：「方才雷聲一震，似有萬道金光奔入女兒腹中，女兒就嚇昏了！幸得姐姐妹妹們將我送回，女兒此刻才定了心了些。爹娘不必憂心。」胡老夫婦見他能言會說，和平時一般無二，這才把心頭一塊石頭放落地上。忙邀眾人入內，讓座請茶。大家又議論了一會無故動雷必有奇兆等語，各自散去。

這秀春卻不敢把仙人囑咐的話告稟兩老，只從那日為始，腹中時時覺得震動，似乎有什物件放在裡面一般，心中兀自慌張，料到仙人之言，必無舛錯。我爹媽正盼得個孩子，我因此誓不嫁人，以女代子，這也不過安慰親情而已。究竟女孩兒家，怎能傳接香火，等得此生完畢，我爹媽血脈也就此乾淨完結，總之不是正辦。今據仙人之言，似乎不嫁丈夫，也可成孕，恁地時卻不是好，雖說生的是女孩，到他長大起來，嫁個好好的女婿，亦可傳宗接代，祖宗血脈，不至自我而斷，豈非兩全之事。只是別人不知底細，我又不能將此中真相，對人分說。將來生下孩子，四鄰八舍，議論必多，那時教我百口也辯不明的，卻不差死人了。他天天如此思索，險些把一寸芳心揉得粉碎。

看看過了五六個月，他那肚子，竟日漸膨脹起來。秀春急得走投無路，出入兩難。早已憂思成病，飲食不進，面黃肌瘦，四肢無力，種種病相，也和孕婦差不多兒。這時老胡夫婦也有些覺得了。但因秀春日間在家工作，晚上又跟他娘一牀兒睡，當然不會有曖昧情事。夫妻倆因又疑他得什麼脹病，那沈氏也常背著人仔細問他。秀春只說從那天打雷之後起的毛病，還不敢說出仙人的話。直至□月滿足，腹部彭亨，大家都斷定他是喜兆。除了他的父母深信他決無歹事，親友鄰舍人家的說話，就不大好聽了。秀春也有所聞，羞得連自己大門都不敢跨出一步。

看看到了分娩期近，秀春也知此事再也隱瞞不住，方才把仙人囑咐的，一五一□稟告沈氏。沈氏見說，不覺驚喜交集，忙去告知老胡。老胡是讀書人，知老君投胎玉女之事，便點頭說道：「天下奇事原多，果如秀兒所言，多分這個孩子，還是大有根基的人，而且玉女生老君祖師，是從脅下而出。我兒若也如此，卻到那裡去找這等穩婆呢？」沈氏也歡喜道：「果是仙人降胎，定有仙人前來照應，還怕什麼來著。倒是女兒年輕怕羞，不夫而孕，又是世上罕有之事，憑你說得天花地墜，誰肯相信我們！將來秀春怎能見得人面。」老胡也道：「這正是無可如何之事。現在只有你我把這個原因，對認得的人談談。我家向來不得罪人。人家也沒證沒據，壞我秀兒聲名。」沈氏稱是。於是老夫妻倆對著人，就把此事講說開去。不上幾天，已傳得全村皆知。眾人有相信的，有不信的。總因事不干己，也沒工夫去查考他們的真假。就是那疑秀春的人，因找不到姦夫姓名，也不敢胡亂批評。不過人人心中總有這段懷疑罷了。

這天卻是秀春臨盆之日，尋常產婦，肚子疼起來時，總覺有什麼東西往下墜去一般。秀春卻是痛向上面，似乎有什物件，由腹而上，向胸口頂住似的。老胡夫妻只得把村中有些經驗的老穩婆請來，問他上頂之故。穩婆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，只說：「小姐得的仙胎，或者比眾有些不同，也未可知！」老胡究竟懂事一點，想那穩婆連這等奇產的理由都不曉得，分明不能收生。萬一真個從脅而下，卻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個大窟窿來呢？

把這話對沈氏說了，沈氏益發驚惶。這秀春痛陣越緊，從早晨直到午刻，只覺那東西已頂過胸口，不住的上頂。這一陣子卻真虧他，換得個咬牙切齒，目眩神昏，險些要暈厥的樣子。胡氏老夫婦只急得求神拜佛，對天設下香案，虔心通誠請那位送胎的仙人，快快救命！正在鬧得起勁，忽聞外面有人敲著板，高叫：「專接難產，專收怪胎。」老胡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兒正患怪胎，偏有這人自稱專收怪胎，豈非奇巧之事！想是我女孝心格天，天遣仙人前來救護他的！」沈氏也喜，忙著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個既跛且黑的老年道姑，敲敲叫叫的，已去有幾□步遠。沈氏沒命的追上前去，哀求仙姑救命：「仙姑救我女兒的命去來！」道姑問道：「可是平時難產，或是懷個怪胎！是平常產，如什麼坐臀而出，托蓮花生等等，不乾不淨的，我方外人，不願承攬；若是什麼怪胎，倒可以助他一手！」沈氏忙道：「正是怪胎！正是怪胎！是極奇極怪的怪胎，師父快快前去，再遲，就沒了命了！」道姑笑道：「生男育女，瓜熟蒂落，何必急得這個樣子？也罷，貧道今日恰從下江到此，還沒曾做過一注生意，巧巧的就遇到了你們這等怪胎。大家也算有緣，我就和你去來。」於是一跛一拐的回身就走。沈氏恐他走不起身，意思中想去攙他一下，哪知道姑走得雖慢，沈氏拼命價追趕，兀自相差幾步，到了沈氏家門，也不用人指點，竟自大搖大擺的拐了進去。沈氏隨後趕到，才知道姑真是異人。正要告訴他女兒痛了半天，萬分難忍的話。誰和道姑不甚愛聽，只說：「快等我去見見令愛來！」沈氏將他領入房去，剛到門口，但聽裡面秀春大叫一聲：「疼死我也！」沈氏聽這一聲，早已魂膽俱裂，也顧不得道姑，自己跌進房去，捧住秀春一瞧，只見

他雙眼上翻，兩足挺直，一縷幽魂，已經透出軀殼。沈氏不由大哭大叫起來，滿口只叫：「秀春，我的兒，怎麼丟了我們走了！啊呀，我那兒喲！你死得好苦哪！」他這一陣哭不打緊，外面老胡和幾個親戚鄰舍一齊擁了進來，反把個道姑擠在後面，不得上前。老胡正在傷心，猛見道姑對著秀春屍體只是冷笑。

老胡怒道：「你這道姑好沒良心，人家死了人，正在傷心，你還在此喜笑，可也有些人心麼！」道姑厲聲冷笑道：「你們請了我來，又不曾請教到什麼，把我冷落在此，卻自顧亂哭你們的死人，這等舉動，還不可笑麼？」老胡未曾回言，沈氏卻突然覺悟過來，忙著丟了秀春，跳下牀來，分開眾人，走到道姑面前，直挺挺跪了下去，只顧磕頭哀呼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老胡見老婆如此，只得也上來哀求。道姑大笑道：「請起，請起，不要如此多禮！貧道既到此間，剛才已經說過，和小姐算得有緣。如今他命在俄頃，怎能袖手不救！」即命取到一碗淨水，向那秀春屍身噴上一口，口中喝道：「兀那頑龍，還不出世，卻待何時！」一語未了，秀春目動口開，手足皆動。老胡夫婦大喜道：「女兒有了救了！」眾人也都稱怪事。誰知秀春坐起身來，一個噁心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個肉球，跌在地上，其聲又脆又清，好似金質一般。先時不過彈丸大小，道姑又噴一口水，把肉球噴得脹大□倍。正詫異間，但聽得轟然一聲，好如天崩地裂一般。一霎時，肉球破裂為二，裡面跳出一個唇紅齒白，面目瓏玲的女孩子，口中擒著一粒小如芥子，光彩閃爍的小珠。那道姑疾忙上前，把小珠取出，向自己口中一塞，一仰脖子把珠嚥下肚去。老胡夫妻和眾人都看得呆了。正在紛擾，不期牀上產婦已在那裡大嚷：「肚子餓了，快弄飯來我吃！」

沈氏這時喜歡之極，幾乎忘了秀春，聽了這話，忙又上前去問他：「可覺有什麼難過？」秀春搖頭道：「一點不覺怎樣，只是肚餓得慌。娘，快給我弄飯去。」沈氏忙道：「產後虛弱，怎麼能夠吃飯？」秀春未答。只聽道姑叫道：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肚子餓了，自然得吃飯才飽。不但小姐，連我貧道，也正要討口喜酒喝哩。」沈氏見道姑般說了，自然放心。一面托人煮飯，一面要來收拾那個剖開的肉球。道姑忙止住道：「這東西你們碰不得，讓貧道替你們找個地方安置吧！」說罷，抬頭一瞧牀邊有一個木製的米桶，吩咐把米傾出，卻把那兩半肉球捧了起來，雙手一合，仍舊變為一個圓形的東西。拼合處，正如無縫天衣，瞧不出一些痕跡。又從自己的口中，吐出三寸長短的金針，向肉球連刺七下，刺成七孔，將其丟在木桶內，笑道：「這個東西將來大有用處，無論要什麼東西，只消孩子一取，馬上可得，須得好好保存。」說罷，看著沈氏將孩子包紮好了，放在秀春枕邊，這才一齊出外坐定。

老胡動問道：「道姑寶庵何處？法名是哪兩字？」道姑笑道：「出家人呼牛呼馬，一由人便，本來用不著什麼名字的，施主愛叫我什麼，我就是什麼。橫豎無緣難會，有緣終於離不開的。至於住的地方，更沒一定，若有定處，倒和施主們一般，在家納福就是了，何必早東暮西，奔波來去呢！」老胡見他說話大有玄理，不由肅然生了敬意，因問：「小女不夫而孕，以口降胎，又係卵生，不知吉凶如何？還祈明示。」道姑大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仙人，怎知這些道理。但想施主存心長厚，小姐又係純孝之女，老天爺何等慈悲，難道送個壞傢伙來，傾陷你的財產，破壞你的門風麼？」老胡稱謝。

不一時，沈氏請人幫忙，送出一桌素酒，請道姑隨便用些。那道姑也不客氣，杯到酒乾，飯來肚送，吃得四大皆空，道聲謝，出門急走。老胡夫妻慌忙相送。一出門外，便不見了道姑蹤跡，也不曉得他哪裡去了。沈氏埋怨丈夫：「這道姑定是仙人，怎不留他多坐一會，也好讓我問他幾句。」老胡笑道：「仙人怎能在我家中久停，你看他一出大門，轉眼就不見了，可見他急於要去，留他中什麼用。想來我們這孩子，雖係女兒，倒是有真造化的，定比人家男子還強。所以有此怪異的來歷。又得仙人前來接生，你我只要聽仙人吩咐，好生教養此孩，自然後福無窮，何必和仙人胡纏呢！」沈氏便不再說。

老夫妻倆和秀春真把孩子珍愛得和掌上明珠一般。這孩子也怪，一月之後，就能說話。老胡替他取名「飛龍」，親自教他識字讀書，不上□歲，已讀得一肚皮學問。老胡因自己年老，將他送在本村一個私塾先生處附讀。小同學七八人，有男有女，都在七八歲上下，不但和他天資懸隔，而且人品性情，亦處處顯分高下，樣樣事情比不上他，心中不免嫉妒。兼之先生又稱贊飛龍品學俱優，遠非他人可及，因此越發惹人忌恨，常常聯絡起來，欺侮飛龍。飛龍堅守母訓，只以學業為重，此外各事，無不忍讓人家。所以數年之間，都能相安無事。

一天，也是合當有事，飛龍功課早完，靜坐書案，等候先生放課。忽有一個同學，因不解題旨，求他代做幾句。飛龍怕先生知道，不敢允應。那學生明欺飛龍懦弱，先是罵他本人，及見飛龍牢不開口，索性罵他娘秀春，說飛龍有母無父，母又未嫁而孕，顯然是私生之女，怎配在塾讀書！飛龍是個極孝順知禮的人，怎能因自己之事，帶累母親受辱。當時雖不答口，等散學之時，便哭告先生。說不能再來受業了。先生大驚問故。

飛龍總不答口。回到家中，對著祖父母、母親一言不發，盡自痛哭。老胡夫妻嚇得驚疑不定，忙問：「孩兒，又是誰欺侮你了？快告訴我倆！一定替你出氣。」飛龍搖頭道：「兩位大人不用多疑，這是說不得的事情。孫女雖死，也不願說。但從今以後，這個塾中，孫女是一定不去的了！」老胡見問不出頭緒，正在惶惑，恰巧先生來了，也問起這事。大家弄得如在雲霧之中。因飛龍立意不再入塾，也只好暫時由他。直至數月之後，才由他的同學傳說出來，是如此那麼一事情。而且那毀蔑飛龍的同學，見飛龍請假回去，再也不進書房，益發信口胡謔，硬說秀春真有外遇，並隨意捏造個張三李四的姓名，說是秀春的姦夫，這飛龍便是兩人私生的孩子。因為事情漏泄，他母女都見不得人，所以書都不來讀了。如此信口亂說，自然也有許多人信以為真。不多幾時，這話又傳到老胡夫妻耳中。沈氏於便中對秀春說了。秀春早不覺兩淚交流，默然不語。未知後事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